

古今小說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暇日攀今吊古、從來幾個男兒、履危臨難、有裨
機、不被他人算計、男子儘多、慌錯、婦人反有
權奇、若還智量勝蛾眉、便帶頭巾何媿

常言有智婦人、賽過男子、古來婦人、賽男子的也、儘
多、除着呂太后、武則天、這一班、大手段的、反人、不論
再、除却衛莊姜、曹令女、這一班、大賢德、大貞烈的、好
人、也不論、再、除却曹大家、班婕妤、蘇若蘭、沈滿願、李
易安、朱淑真、這一班、大學問、大才華的、文人、也不論

役滿而歸，依舊是個童身，選廷上萬千軍士，沒一人
看得出他是女子，後人有詩贊云：

纓紫教父古今稀

代父從戎事更奇

全孝全忠又全節

男兒幾個不虧移

又有個女子，叫做祝英臺，常州義興人氏，自小通書
好學，聞餘杭文風最盛，欲往遊學。其哥嫂止之曰：古
者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歲，却出外
遊學，男女不分，豈不笑話？英臺道：奴家自有良策，乃
裹巾束帶，扮作男子模樣，走到哥嫂面前，哥嫂亦不
能辨認。英臺臨行時，正是夏初天氣，榴花盛開，乃手

是道

摘一枝，插于花臺之上，對天禱告道：「奴家祝英臺出外遊學，若完名全節，此枝生根長葉，年年花發，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門風，此枝枯萎，禱畢出門，自稱祝九舍人，遇個朋友，是個蘇州人氏，叫做梁山伯，與他同館讀書，甚相愛重，結爲兄弟，日則同食，夜則同卧，如此三年，英臺永不解帶。」山伯屢次疑惑盤問，都被英臺將言語支吾過了。讀了三年書，學問成就，相別回家。約梁山伯二個月內可來見訪。英臺歸時，仍是初夏，那花臺上所插榴枝花葉並茂，哥嫂方信了。同鄉三十里外，有個安樂村，那村中有個馬氏，大富之家。

聞得祝九娘賢慧尋媒與他哥哥議親哥哥一口許下納綵問名都過了約定來年二月娶親原來英臺有心於山伯要等他來訪時露其機括誰知山伯有事稽遲在家英臺只恐哥嫂疑心不敢催阻山伯直到十月方纔動身過了六個月了到得祝家庄問祝九舍人時庄客說道本庄只有祝九娘並沒有祝九舍人山伯心疑傳了名刺進去只見丫鬟出來請梁兄到中堂相見山伯走進中堂那祝英臺紅粧翠袖別是一般粧束了山伯大驚方知假扮男子自愧愚魯不能辨識寒溫已罷便談及婚姻之事英臺將哥

嫂做主已許馬氏爲辭山伯自恨來遲悔不迭分
別回去遂成相思之病奄奄不起至歲底身亡囑付
父母可葬我于安樂村路口父母依言塋之明年英
臺出嫁馬家行至安樂村路口忽然狂風四起天昏
地暗與人都不能行英臺舉眼觀看但見梁山伯飄
然而來說道吾爲思賢妹一病而亡今塋于此地賢
妹不忘舊誼可出轎一顧英臺果然走出轎來忽然
一聲响亮地下裂開丈餘英臺從裂中跪下衆人扯
其衣服如蟬脫一段其衣片片而飛頃刻天清地明
卻地裂處只如一線之細歌嬌處正是梁山伯墳墓

乃知王、荀兄弟死作夫妻，再會那飛的，衣服碎片變
成兩般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爲梁山
伯，黑者爲祝英臺。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爲
梁山伯祝英臺也。後人有詩贊云：

載書帙共起眠

活姻緣作死姻緣

非關山伯無分曉

還是英臺志節堅

又有一個女子，姓黃名崇，是西蜀臨邛人氏。生成
聰明俊雅，詩賦俱通。父母雙亡，亦無親族。時宰相周
庠鎮蜀，崇假扮做秀才，將平日所作詩卷呈上。周
庠一見篇篇道好，字字稱奇，乃薦爲郡掾。更事精敏，

地方凡有疑獄累年不決者一經崇嘏剖斷無不洞然屢攝府縣之事到處便有聲名胥徒畏服士民感仰周庠首薦于朝言其才可大用欲妻之以女央太
守作媒崇嘏只微笑不荅周庠乘他進見自述其意
崇嘏索紙筆作詩一首獻上詩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

貧守蓬茅但賦詩

自服藍袍居郡掾

永拋鸞鏡畫蛾眉

立身卓爾青松操

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教爲坦腹

願天速變作男兒

庠見詩大驚叩其本末方知果然是女子因將女作

男事關風化，不好聲張其事，教他辭去郡祿，隱於郭外。乃於郡中尋士人嫁之。後來士人亦舉進士，及第位致通顯，崇嘏累封夫人。就如今搬演春桃記傳奇，說黃崇嘏中過女狀元，此是增藻之詞。後人亦有詩贊云：

珠璣滿腹絲生毫，
若使生時逢武后。

更服烹鮮手段高，
君臣一對女中豪。

那幾個女子都是前朝人，如今再說個近代的，是大明朝弘治年間的故事。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個黃公，以販線香爲業，兼帶賣些雜貨，慣走江北一帶地。

方江兆人見他買賣公道，都喚他做黃老實。家中止一妻二女，長女名道聰，幼女名善聰。道聰年長，嫁與本京青溪橋張二哥爲妻去了，止有幼女善聰在家。方年一十二歲，母親一病而亡，殯葬已畢。黃老實又要往江北賣香生理，思想女兒在家孤身無伴，況且年幼，未曾許人，怎生放心得下？待寄在姐夫家，又不是一個道理。若不做買賣，撇了這走熟的道路，又那裡尋幾貫錢鈔養家度日？左思右想，去住兩難。香貨俱已定下，只有這女兒沒安頓處。一連想了數日，忽然想着道：「有了！我在客邊没人作伴，何不將女假充

男子帶將出去，且待年長，再作區處，只是一件江北主顧人家，都曉得我没兒，今番帶着孩子去，倘然被他盤問，露出破綻，却不是個笑話？我如今只說是張家外甥，帶出來學做生理，使人不疑計較，已定與女兒說通了，製副道袍淨襪，教女兒穿着，頭上景個包巾，粧扮起來，好一個清秀孩子，正是

眉目生成清氣

資性那更伶俐

若還伯道相逢

十個九個過繼

黃老實爹女兩人，販着香貨，越船來到江北廬州府下，主人家主人家見善聰生得清秀，無不誇獎，問

黃老實道：「這個孩子是你什麼人？」黃老實答道：「是我家外甥，叫做張勝。老漢沒有兒子，帶他出來走走，認了這起王顧人家，後來好接管老漢的生意。衆人聽說，並不疑感。黃老實下個單身客房，每日出去發貨，討帳，留下善聰看房。善聰目不妄視，足不亂移。衆人都道：「這張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實。」個個歡喜。自古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黃老實在廬州，不上兩年，害個痢症，醫藥不痊，嗚呼哀哉。善聰哭了一場，買棺盛殮，權寄於城外古寺之中。思想年幼孤女，往來江湖，不便開張客房，中下着的，也是個販香客人。

又同是應天府人氏。平昔間着他少年誠實。問其姓名來歷。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從幼跟隨父親出外經紀。今父親年老。受不得風霜辛苦。因此把本錢與小生。在此行販。善聰道我張勝跟隨外祖在此。不幸外祖身故。孤寡無依。足下若不棄願。結爲異姓兄弟。合夥生理。彼此有靠。李英道如此最好。李英年十八歲。張勝四年。張勝因拜李英爲兄。甚相友愛。過了幾日。弟兄兩個商議。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貨。一人住在廬州發貨。討帳一來一去。不致擔誤。了生理。甚爲兩便。善聰道。兄弟年幼。况外祖靈柩無

力奔回何顏歸於故鄉議哥哥去販貨罷於是收拾
資本都交付與李英李英剩下的貨物和那帳目也
交付與張勝但是兩邊買賣毫厘不欺從此李英張
勝兩家行李并在一房李英到廬州時只在張勝房
住日則同食夜則同眠但每夜張勝只是和衣而睡
不脫衫袴亦不去鞋襪李英甚以爲怪張勝答道兄
弟自幼得了個寒疾纔解動襪衣這病就發作所以
如此睡慣了李英又問道你耳朵子上怎的有個球
眼張勝道幼年問爹娘與我算命說有團煞難養爲
此穿破兩耳李英是個誠實君子這句話便被他說

遇更不疑感張燕也十分小心在意雖漫漶亦必尋到黑晚私自去方便不令人照見以此客居羅久並不露一些些馬脚有詩爲證

女相男形雖不同

全憑心細謹包籠

只憎一件難遮掩

行步蹣蹣三寸弓

黃善聰假料張勝在廬州府做生理初到時止十二歲光陰似箭不覺一任九年如今二十歲了這幾年勤苦營運手中頗頗活動比前不同思想父親靈柩暴露他鄉親姐姐數年不會況且自己終身也不是個了當乃與李英哥哥商議只說要搬外公靈柩回

家安葬李英道此乃孝順之事只靈柩不比他件你一人如何擔帶做哥的相幫你同走心中也放得下待你安葬事畢再回來就是張勝道多謝哥哥厚意當晚定議擇個吉日顧下船隻喚幾個僧人做個起靈功德撻了黃老實的靈柩下船一路上風順則行風逆則止不一日到了南京在朝陽門外覓個空閒房子將柩寄頓俟吉下葬閒話休叙再說李英同張勝進了城門東西分路李英問道兄弟高居向處做哥的好來拜望張勝道家下傍着秦淮河清溪橋居住來日尋候哥哥尋茶話兩下分別張勝本是黃

家女子，卻認得途徑，喜得秦淮河是劉有各的所在，不是個僻地，還好尋問張勝行至清溪橋下，問着了張家敲門而入。其日姐夫不在家，望着內裡便走。姐姐道：「驢將起來道是人家各有內外甚麼花子，一些體面不存，直入內室，是何道理？」男子漢在家時，雖見了好友，一百孤拐奉承你，還不快走。張勝不慌不忙，笑嘻嘻的作一個揖下去，口中叫道：「姐姐，你自家嫡親兄弟，如何不認得了？」姐姐罵道：「油嘴光棍，我從來那有兄弟？」張勝道：「姐姐，九年前之事，你可思量得出？」姐姐道：「思量甚麼？」前九年我還記得我爹爹並沒

兒子止生下我姊妹二人我妹子卜名善聰九年前
爹爹帶往江北販香一去不回至今音問不通未審
死活存亡你是何處光棍却來冒認別人做姐姐張
勝道你要問善聰妹子我卽是也說罷放聲大哭姐
姐還不信是真問道你既是善聰妹子緣何如此粧
扮張勝道父親臨行時將我改扮爲男只說是外甥
張勝帶出來學做生理不期兩年前上父親一病而亡
你妹子雖然殞歿却恨孤貧不能扶柩而歸有個同
鄉人李秀卿志誠君子你妹子萬不得已只得與他
人拜爲文合夥營生淹留江北不覺又六七年今歲

這原家如此你同個男子合夥營生男女相處許多
年一定配爲夫婦了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帶頂
髻兒還好看相恁般喬打扮回來不嫌不嫌好不羞
恥人張勝道不欺姐姐奴家至今還是童身豈敢行
苟且之事詰辱門風道聽不信引入密室驗之你說
怎麼驗法用細細乾灰鋪放餘榻之內却教女子解
了衣裳坐於榻上用綿紙條摵入鼻中要他打噴嚏
若是破身則上氣泄下氣亦泄乾灰必然吹動若是
童身其灰如舊朝廷選妃都用此法道聰生長京師

豈有不知當時試那妹子果是未破的重身於是姊
妹兩人抱頭而哭道聰慌忙開箱取出自家裙襖安
排妹子香湯沐浴教他更換衣服妹子道不欺姐姐
我自從出去未嘗解衣露體今日見了姐姐方纔放
心耳那一晚張二哥回家老婆打發在外廂安歇姊
妹二人同被而臥各訴衷腸整整的叙了一夜說話
眼也不曾合縫次日起身黃善聰梳妝打扮起來別
自一個模樣與姐夫姐姐重新叙禮道聰在丈夫面
前誇獎妹子貞節連李秀卿也稱贊了幾句若不是
個真誠君子怎與他相處得許多時話猶未絕只聽

得門外玄微一聲問道：「誰有八座黃書？」認得是李秀卿聲音，對姐姐說：「教姐夫出去迎他。」我今番不好相見了。道聰道：「你既與他結義過來，又且是個好人，就相見也不妨。」善聰顛倒怕羞起來，不肯出去。道聰只得先教丈夫出去迎接，看他口氣，覺也不覺張二哥連忙趨出，見了李秀卿，叙禮已畢，分賓而坐。秀卿開言道：「小生是李英，特到此訪張勝兄弟，不知閣下是他何人？」張二哥笑道：「是在下至親，只怕他今日不肯與足下相會。」枉勞尊駕。李秀卿道：「說那裡話。我與他是異姓骨肉，最相愛，契約定我今日到此，特特

而來那有不合之理。張二哥道：「其中有個緣故。」客從容奉告。秀卿性急，連連的催促。遲一刻，只待發作出來，不曉得張二哥便往內跑，教老婆苦勸姨姐，與李秀卿相見。善聰只是不肯出房。他夫妻兩口躲過一邊，倒教人將李秀卿請進內宅。秀卿一見了黃善聰，看不仔細，倒退下七八步。善聰叫道：「哥哥不須疑慮，請來氣話。」秀卿聽得聲音方纔曉得就是張勝重，走上前作揖道：「兄弟如何恁般打扮？」善聰道：「一言難盡，請哥哥坐了。」客妹子從容告訴兩人對坐了。善聰將十二歲隨父出門，始末根由，仔細述了一遍。又道：「

向承哥哥稱挈提携，感謝不盡。但在先有兄弟之好，今後有男女之嫌，相見只此一次，不復能再聚矣。秀卿聽說，蹙了半晌，自思五六年和他同行同臥，竟不曉得他是女子。好生懵懂便道：妹子聽我一言，我與你相契許久，你知我知，往事不必說了。如今你既青年無主，我亦壯而未娶，何不推八拜之倩，合二姓之好？百年諧老，永遠團圓，豈不美哉？善哉！羞得潘面通紅，便起身道：妾以兄長高義，今日不避形迹，厚顏請見。凡乃言及於亂，非妾所以待兄之意也。說罷，一頭走進去，一頭說道：兄宜速出，勿得停滯，以招物議。秀

卿被發作一塲好生沒趣。回到家中，如痴如醉，顛倒割捨不下起來。乃央媒姬去張家求親，說合張二哥夫婦到也。欣然無奈善聰立意不肯道，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日若與配合，無私有私，把七年貞節，一旦付之東流，豈不惹人嘲笑。媒姬與姐姐兩口交勸，只是不允。那邊李秀卿執意定要娶善聰爲妻，每日纏着媒姬，要他奔走傳話。三回五轉，徒惹得善聰焦燥，並不見鬆了半分口氣。似恁般說，難道這頭親事就不成了。且看下面分解。正是

欲表從前清白操

故其薄倖拒姻親

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極是利害。秀才口罵遍四方。和尚口喫遍四方。媒婆口傳遍四方。且說媒婆口怎地傳遍四方。那做媒的有幾句口號。

東家走西家走兩脚奔波氣常吼。牽三帶四有商量。走進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後街某。家家戶戶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顏開。慣報新聞不待叩。說也有話也有話。長話短舒開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閑指口。要騙茶要喫酒。臉皮三寸三分厚。若還羨他說作高樺乾。涎沫七八斗。

柳黃善與女扮男裝千古奇事。又且恁地貞節。世世罕有這些媒妁。走一遍說一遍。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間滿京城知道了。人人誇美。個個稱奇。雖縉紳之中。談及此事。都道難得難得。有守備太監李公。不信此事。差人得訪。果然不謬。乃喚李秀卿來盤問。一一符合。因問秀卿。天下美婦人儘多。何必黃家之女。秀卿道。七年契愛。意不能捨。除却此女。皆非所願。李公意甚憫之。乃藏秀卿於衙門中。次日喚前媒妁來。分付道。聞知黃家女貞節可敬。我有個姪兒。欲求他爲婦。去與合家。則有賞。因許年俸太監。正有媒妁。誰

敢不依選。姬因覓親事。已諧了。李公自出。已時。齊秀
病行。腰又貨下一所空房。客先送秀卿住下。李公
親身到彼。至張花燭。笙簫鼓樂。取那黃善聰。進門成
親。交拜之後。夫妻相見。一場好笑。善聰明知落了李
公圈套。事到其間。推阻不得。李公就認秀卿為姪女。
出貲財。替善聰備辦粧奩。又對合城官府。說了五府
六部。及府尹縣官。各有所助。一來看李公面上。二來
都道是一樁奇事。人人要王成其美。秀卿自此遂為
京城中富室夫妻相愛。連育一子。後來讀書。娶達有
好事者。將此事編成唱本。說唱其名曰。販香記。有詩

爲證詩曰

七載男粧不露針

歸來獨守歲寒心

編成小說番閨訓

一洗秦閭漢上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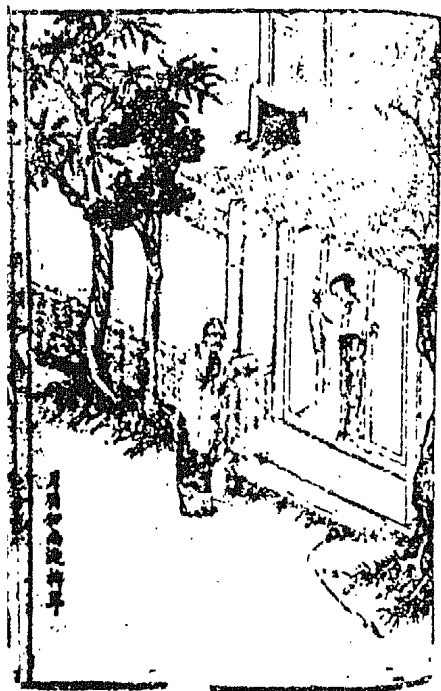
又有一首詩單道太監李公的好處詩曰

節操恩情兩得全

宦官誰似李公賢

雖然沒有風流分

種得來生一段緣



月明如海鏡梅早

依和園集為中
尺在為明都中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萬里新墳盡少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前程黑暗路頭險

十二時中自著研

這四句詩單道著禪和子打坐參禪得成正果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的和尚自家今日說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紹興年間有個官人姓柳雙名宣教祖貫溫州府永嘉縣崇陽鎮人氏年方二十五歲胸藏千古史懷蘊五車書自幼文母雙亡蚤年孤苦宗族又無所依隻身篤學贅於高判使家

後一舉及第御等授得寧海軍臨安府府尹恭人高氏年方二十歲生得聰明智容貌端嚴新贅柳府尹在案未及一年欲去上任遂帶一僕名賽兒一日辭別了丈人丈母前往臨安府上任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已到臨安府接官亭蚤有所屬官吏師生糧里耆老住持僧道行首人等弓兵隸卒轎馬人夫俱在彼處迎接入城到府中祇移行李什物安頓已完這柳府尹出廳到任廳下一應人等恭拜已畢柳府尹遂將參見人員花名手本逐一點過不缺止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峯住持王通禪師乃四川人

四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兵部不到府尹大怒道此禿無禮迷問五山十刹禪
師何故此僧不來參接拿來問罪當有各寺住持稟
覆相公此僧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峯修行已五十二
年不曾出來每遇迎送自有徒弟望相公方便柳府
尹雖依僧言不拿心中不然各人自散當日府堂公
宴承應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嬌媚唱韻悠揚府尹聽
罷大喜問妓者何名答言賤人姓吳小字紅蓮尊一
在上廳祇應當日酒筵將散柳府尹喚吳紅蓮低聲
分付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內哄那王通和尚雲雨
之事如了事就將所用之物前來照證我這里重賞

辨你從良如不了事定當記罪紅蓮答言領相公鈞
意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回
家將柳府尹之事一一說與娘知娘兒兩個商議一
夜至次日午時天陰無雨正是十二月冬盡天氣晏
紅蓮一身重孝手提美飯出清波門走了幾里路及
近寺已是申時時分風雨大作吳紅蓮到水月寺山
門下倚門而立進寺又無人出寺等到天晚只見個
老道人出來關山門紅蓮向前道僧高顯那老道人
回禮道天色晚了娘子請回我妻關山門紅蓮幾眼
淚下拜而老道人望公公可憐妾在城住夫死百日

家中無人自將羹飯祭奠哭了一回不覺天晚雨下
關了城門回家不得只得投宿寺中望公公慈悲告
知長老容妾寺中過夜明蚤入城免虎傷命言罷兩
淚交流拜倒於山門地下不肯走起那老道人乃言
娘子請起我與你栽處紅蓮見他如此說便立起來
那老道人開了山門領著紅蓮到僧房側首一間小
屋乃是老道人臥房教紅蓮坐在房內那老道人連
忙走去長老禪房裡法座下重覆長老道山門下有
個年少婦人一身重孝說道丈夫死了今日到墳上
做羹飯風雨大作開了城門進城不得要在寺中禮

歇明蚤入城特來稟知長老長老見說乃言此是方便之事天色已晚你可教他在你房中過夜明日五更打發他去道人領了言語來說與紅蓮知道紅蓮又拜謝公公救命之恩生死不忘大德言罷坐在老道人房中板橋上那老道人自去收拾關門閉戶已了來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這老道人日間辛苦一覺便睡著原來水月寺在桑林園裡四邊又無人家寺裡有兩箇小和尚都去化緣因此寺中冷靜無人走到這紅蓮聽得更鼓已是二更心中想道如何事了心亂如麻遂乃輕移蓮步走至長老房邊敲門彈

通人集
卷之六
作

房關著門一派是大樞窻子房中掛著一疏琉璃燈
明明亮亮長老在禪椅之上打坐也看見紅蓮在門
外紅蓮看著長老遂乃低聲叫道長老慈悲爲念救
度妾身則箇長老道你可去道人房中棲宿來蚤入
城不可在此攪擾我禪房快去快去紅蓮在意外深
深拜了十數拜道長老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妾身衣
服單薄夜寒難熬望長老開門借與一兩件衣服遮
蓋身體救得性命自當拜謝道罷哽哽咽咽哭將起
來這長老是箇慈悲善人心中思忖道倘若寒禁身
死在我禪房門首不當穩便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屠從禪床上走下來，開了桶子門，放紅蓮進去。長老取一領破舊禪衣，把與他自己，依舊上禪床上坐了。紅蓮走到禪床邊，深深拜了十數拜，哭哭啼啼，道：「肚疼死也。」這長老並不睬他，自己瞑目而坐。怎當紅蓮哽咽悲哀，將身靠在長老身邊，哀聲叫疼，叫痛，就睡倒在長老身上。或坐在身邊，或立起叫喚不止，約莫也是三更。長老忍口不住，乃問紅蓮曰：「小娘子，你如何只顧哭泣？那裡疼痛？」紅蓮告長老道：「妾丈夫在日，有此肚疼之病。我夫脫衣將妾摟於懷內，將熱肚皮貼著妾冷肚皮，便不疼了。不想今夜疼起來。」

這老婦人
修了半日
不覺也

看此老婦
還是不過
幾日解不
是

又值寒冷，妾死必矣。怎地得長老肯救妾命，將熱肚
皮貼在妾身上，便得痊可。若救得妾命，實乃再生之
恩。長老見他苦告，不過只得解開衲衣，把那紅蓮在
懷內。這紅蓮賺得長老肯貼，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
赤了下載身體，倒在懷內，道：「望長老一發去了小衣，
將熱肚皮貼一貼，救妾性命。」長老初時不肯，次後三
回五次，被紅蓮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褲，一把撮那長
老玉莖在手，捻動，弄得硬了，將自己陰戶相轉。此時
不由長老禪心不動。這長老看了紅蓮如花似玉的
身體，春心蕩漾起來，兩箇就在禪床上兩相歡洽。正

是

豈顧如來教法，雖遵佛祖遺言，一箇色眼橫斜，氣喘聲嘶，好似鶯穿柳影，一箇淫心蕩漾，言語語滋，渾如蝶戲花陰，和尚枕邊訴雲情，雨意紅蓮枕上，說海誓山盟，玉通房內，番爲快活道場，水月寺中，變作極樂世界。

長老樓著紅蓮問道：娘子高姓何名？那裡居住？因何到此？紅蓮曰：不敢隱諱，妾乃上廳行首，姓吳，小字紅蓮，在於城中南新橋居住。長老此時被魔障纏害，心歡意喜，分付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泄於外人。

少刻雲收雨散，紅蓮開口，拉下停傘，衫袖一隻，拉了長老，請污收入袖中。這長老因宅不知長老雖然如此，心中疑惑，乃問紅蓮曰：姐，如此來，必有緣故，你可實說。再三逼迫，要問明白。紅蓮被長老催逼不過，只得實說。臨安府新任柳府尹，依長老不出寺迎接，心中大惱，因此使妾來與長老成其雲雨之事。長老聽罷，大驚悔之不及。道我的魔障到了，吾被你賺騙，使我破了色戒，墮於地獄。此時東方已白，長老教道人開了寺門，紅蓮別了長老，急急出寺回去了。却說這玉通禪師，教老道人燒湯，我要洗浴。老道人自去。

厨下燒湯長老磨墨捻毫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

自入禪門無掛碍

五十二年心自在

只因一點念頭差

犯了如來淫色戒

你使紅蓮破我戒

我欠紅蓮一宿債

我身德行被你虧

你家門風還我壞

此乃
金瓶梅

寫畢擱了放在香爐足下壓着道人將湯入房中伏侍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禪衣叫老道人分付道臨安府柳府尹差人來請我時你可將香爐下簡帖托與來人教他回覆不可有誤道罷老道人自去殿上點香掃地不知玉蓮禪師已在禪椅上圓寂了話

分席頭却說紅蓮回到家中喫了蚤飯換了色衣將
着布衫袖近來臨安府見柳府尹府尹正坐廳見了
紅蓮連忙退入書院中喚紅蓮至面前問和尚事了
得否紅蓮將夜來事情細說了一遍袖中取出衫袖
遞與看了柳府尹大喜教人去堂中取小小黑漆盒
兒一箇將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內上面用封支封了
捻起筆來寫一箇子乃詩四句其詩云

水月禪師號玉通

多時不下竹林峯

可憐數點菩提水

傾入紅蓮兩腋中

寫罷封了箇子差一箇承局送與水月寺玉通和尚

要討回宅不可遲誤承局去了。柳府尹賞紅銀錢五百貫。覓他一年官唱紅。連拜謝將了錢自回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承局查着小盒兒并簡子來到水月寺中。只見老道人在殿上燒香。承局問長老在何處。老道人遂領了承局進到禪房中。只見長老已在禪榻上圓寂去了。老道人言長老曾分付道。若柳相公差人來請我。將香爐下簡子去回覆承局。大驚道。真是古佛預先已知此事。當下承局將了回簡并小盒兒再回府堂。呈上回簡并原簡。說長老圓寂一事。柳府尹教打回簡一看。乃是八句詩。世領看罷哭了一

驚道此和尚乃真僧也是我壞了他德行與得不反
差人去叫匠人合一箇龕子將玉通和尚盛了教南
山淨慈寺長老法空禪師與玉通和尚下火却說法
空運到柳府尹廳上取覆相公要問備細禪府尹將
紅蓮事情說了一遍法空禪師道可惜可惜此僧差
了念頭墮落惡道矣此事相公壞了他德行貧僧去
與他下火指點教他歸於正道不墮畜生之中言罷
別了府尹運到木月寺分付擡龕子出寺後空地法
空長老手捻火把打箇圓相口中道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欲透趙州關候子

好姻緣做惡姻緣

桃紅柳綠還依舊

石邊流水冷淩淩

今朝指引菩提路

再休錯意念紅蓮

恭惟閻寂玉通大和尚之覺靈曰性靈五十年來
古拙心中皎如明月有時照耀當空大地乾坤清
白可惜法名玉通今朝作事不遁不去靈山叅佛
祖却向紅蓮貪淫慾本是色卽是空誰想空卽是
色無福向獅子光中享天上之道遙有分去駒兒
隙內受人間之勞碌雖然路徑不迷尋奈去之太

一點靈光透碧霄

蘭堂畫閣添深浴

法空長老這罷，擲下火把焚龕，將盡當日，看的人不知其數，只見火焰之中，一道金光冲天而去了。法空長老與他拾骨人塔，各自散去，却說柳宣教夫人高氏，於當夜得一夢，夢見一箇和尚，面如滿月，身材肥壯，走入臥房，夫人喫了一驚，一身香汗驚醒，自此不覺身懷六甲，光陰似箭，看看十月滿足，夫人臨盆分娩，生下一箇女兒。當時侍妾報與柳宣教，且喜夫人生得一箇小姐。三朝滿月，取名喚做翠翠，百日週歲，做了多少筵席，正是：

廳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這柳翠翠長成八歲柳宣教官滿將及收拾還鄉端的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柳宣教感天行時疫病無旬日而故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明似鏡不貪賄賂囊篋淡薄夫人具棺木盛貯掛孝看經將靈柩寄在柳州寺內夫人與僕眷兒并女翠翠欲回溫州去路途遙遠又無親族投奔身邊些小錢財難供路費乃於在城白馬廟前賃一間房屋三日兒輩來生下又無生理一世八年喪盡

女兒一千人到官要追原聘財禮柳媽媽訴說貧乏
無措因此將柳翠翠官賣却說有箇工部郎主事聞
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聰明秀麗去問本府討了另買
一間房子在抱劍營街撒那柳媽媽并女兒去住下
養做外宅又討箇兒子并小廝伏事走動這柳翠翠
改名柳翠原來南渡時臨安府最盛只這通和坊這
條街金波橋下有座花月樓又東去爲迎春樓南走
子又南去爲抱劍營漆器坊沙皮巷和坊其西爲
太平坊市子巷獅子巷這幾箇去處都是瓦子這柳
翠翠是玉蓮和尚懷古天女也前歲字知書詩詞歌賦

無所不遇。女工針黹無有不會。這領主事十日半月，
來得一遭，千不合，萬不合，住在抱劍營，是個行首窟。
裏這柳翠每日清閒自在，學不出好樣兒。見隣妓家
有孤老來往，他心中懽喜，也去門首賣俏，引惹子弟。
們來觀看，眉來眼去，漸漸來家宿歇。柳媽媽說他不
下，只得隨女兒做了行首，多有豪門子弟愛慕他，飲
酒作樂，殆無虛日。鄰主事看見這般行徑，好不雅相，
索性與他個決絕，再不往來。這邊柳翠落得無人管
束，公然大做起來，只因柳宣教不行陰陽，折了女兒。
此乃一報還一報。天理昭然，後人觀此，不可不戒有。

詩爲證詩曰

用巧計時傷巧計

受便宜處落便宜

莫道自身僥倖免

子孫必定受人欺

後來直役得一尊古佛來度柳翠歸依正道返本還
原成佛作祖你道這尊古佛是誰正是月明和尚他
從小出家真個是五戒具足一塵不染在皋亭山顯
孝寺住持當先與玉通禪師俱是法門契友聞知玉
通闢寂之事呵呵大笑道阿婆立脚跟不牢不免又
去做媳婦也後來聞柳翠在抱劍管色舞檀名心知
是玉通禪師轉世意甚憐之二日淨慈寺法堂長老

到頭寺來。香月明和尚坐義之。八月明和尚講法。
名曰老通墮落風塵已久。恐積漸沉迷。遂失本性。可
以相機度他。出世不可遲矣。原來柳翠雖墮娼流。却
也有一種好處。從小好的是佛法。所得經頭念帛之
資。盡情布施。毫不吝惜。况慈柳媽媽親生之女。誰敢
阻攔。正萬松嶺下造石橋一座。名曰柳翠橋。鑿一井
於抱劍管中。名曰柳翠井。其他方便濟人之事。不可
盡說。又製下布衣一襲。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鉛華。穿
著布素。閉門念佛。雖賓客如雲。此日斷不接見。以此
爲常。那月明和尚只爲這節上議透他根器。不壞所

以立心要麼他正是

慳貪二字能除却

終是西方路上人

却說法空長老當日領了月明和尚言語到次日假
以化緣爲因直到抱劍營柳行首門前敲著木魚高
聲念道

慾海輪迴

沉迷萬劫

眼底榮華

空花易滅

一旦無常

四大清歇

及早回頭

出家念佛

通曰王直卿是西湖上遊宴朝臣也他緣和尚發

口不修便教丫鬟喚入中堂問道師父你有何本事
來此化緣法空長老道貧僧沒甚本事只會說些因
果柳翠問道何爲因果法空長老道前爲因後爲果
作者爲因受者爲果假如種瓜得瓜種豈得豈種是
因得是果不因種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惡因得
惡果所以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
今生作者是柳翠見說得明白心中歡喜留他喫了
齋飯又問道自來佛門廣大也有我輩風塵中人成
佛作祖否法空長老道當初觀音大士見塵世慾根
深重化爲美色之女投身妓館一般接客凡王孫公

子見其容貌無不傾倒一與之交接慾心頓淡因彼
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纏後來無疾而死里人
買棺埋葬有胡僧見其塚墓合掌作禮口稱善哉善
哉里人說道此乃娼妓之墓師父錯認了胡僧說道
妓乃觀世音菩薩化身來度世上姪慾之輩
歸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觀之其形骸必有奇異里
人果然不信忙剝土破棺見骨節聯絡交鎖不斷色
如黃金方始驚異因就塚立廟名爲黃金鎖子骨菩
薩這叫做清淨蓮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風
塵之中也因前生種了慈悲所以今生墮落若今日口

世世浮沉、終無超脫輪迴之日。與這席話說得、
柳翠心中、發喜為愁、翻愁作吟、頓然起、追前悔後之
意。便道：奴家問師父因果之說、心中如觸、得師父不
棄、賤流情願、供養在寒家朝夕禮懺、不知允否。法空
長老道：貧僧道微德薄、不堪為師。此間皇亭山顯孝
寺、有僧月明禪師、是活佛度世、能知人過去未來之
事。小娘子若堅心求道、貧僧當引拜月明禪師。小娘
子聽其語、心悅誠服、只因直地明心見性、柳翠道、
奴家素聞月明禪師之名、明日便當尋訪。有煩師父

引進法堂長老道實僧當得明日凌晨在顯孝寺前
相候小娘于休得失言柳翠舒出尖尖玉手向烏雲
眉邊拔下一對赤金鳳頭釵遞與長老道些須小物
權表微忱乞師父大納法空長老道貧僧雖則募化
一飽之外別無所需出家人要此首飾何用柳翠道
雖然師父且不若留作山門修理之費也見奴家一
點誠心法空長老那里肯受合掌辭謝而去有詩爲
證

追歡實笑作生涯

抱劍管中第一家

此是法緣前世在

宜哉因果倍差牙

再說柳翠自和尚去後轉展尋思一夜不睡次早起
身梳洗已畢渾身上下換了一套新衣只說要往天
竺進香媽媽誰敢阻當教丫鬟喚個小轎一徑抬到
阜亭山顯孝寺來那法空長老早在寺前相候見柳
翠下轎引入山門到大雄寶殿拜了如來便同到方
丈叅謁月明和尚正值和尚在禪床上打坐柳翠一
見不覺拜倒在地口稱弟子柳翠叅謁月明和尚也
不回禮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烟花債還償不勾待要
怎麼嚇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悟再要
開言問時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思愛無多冤仇有盡

只有佛性常明不滅。你與柳府尹打了平火。該收拾自己本錢回去了。說得柳翠肚裏慌慌惚惚。連忙磕頭道。聞知吾師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無識。望吾師明言指示。則個月明和尚又大罵道。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與你證明。快走快走。遲時老僧禪杖無情。打破你這粉骷髏。這一回話。叫做顯孝寺堂頭三喝。正是

欲知因果三生事

只在局僧棒喝中

柳翠被月明師父連喝三遍。再不敢開言。慌忙起身。依先出了寺門。上了小轎。分付搭夫。迤邐到水月寺。

中五章王道源師證問却說本月寺中行者見一乘
女轎遠遠而來內中坐個婦人看看擡入山門急忙
喚集火工道人不容他下轎柳翠問其緣故行者道
當初被一個婦人斷送了我寺中老師父性命至今
師父們分付不容婦人入寺柳翠又問道甚麼婦人
如何有這樣倣作行者道二十八年前有個婦人夜
來寺中投宿十分哀求老師父發起慈心容他過夜
原來這婦人不是良家是個娼妓叫做吳紅蓮奉柳
府尹鈞責特地前來哄誘俺老師父當夜假裝肚疼
要老師父替他假貼因而破其色戒老師父慚愧題

了八句偈語就圖寂去了。柳翠又問道：「你可記得他偈語麼？」行者道：「還記得。遂將偈語八句念了一遍。柳翠聽得念到我身德行，被你戲你家門風，還我壞心中，豁然明白，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又問道：「那位老師父喚甚麼法名？」行者道：「是玉通禪師。」柳翠點頭會意，急喚轎夫，擡回抱絮營家裏，分付丫鬟燒起香湯，我要洗澡。當時丫鬟伏侍沐浴已畢，柳翠捻龍烏雲，取出布衣穿了，掩上房門。卓上見列著文房四寶，拂開素紙，題下偈語二首，偈云：

本因色裏辨出色

紅裙生把白裙穿

今朝脫得赤條條

柳絮落花總無迹

又云

壞你門風我亦羞

冤冤相報甚時休

今朝卸却恩仇擔

廿八年前水月遊

後雨又寫道我去後隨身衣服入殮送到阜亭山下

求月明師父一把無情火燒却寫畢擲筆而逝了髮
推門進去不見聲息向前看時見柳翠盤膝坐于椅
上呼呼不應已坐化去了慌忙報知柳媽媽柳媽媽
哭了一驚呼兒叫肉啼哭將來亂了一回念了二首
偈詞看了後面寫的遺囑細問了幾天竺進香之事

方曉得在顯孝寺參師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說話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破壞了玉通禪師法體以致玉通投胎柳家敗其門風冤冤和報理之自然今日月明和尚指點破了他就脫然而去他要造阜亭山下不可違之但遺言火厝心中不忍所遺衣飾儘多可爲造墳之費當下買棺盛殮果然只用隨身衣服不用錦繡金帛之用入殮已畢合城公子王孫平昔往來之輩都來採喪吊孝問知坐化之事無不嗟嘆柳媽媽先遣人到顯孝寺報與月明和尚知道就與他商量埋骨一事月明和尚將阜亭山下陳

地一塊助與柳媽媽擇日安葬合城百姓聞得柳媽
元得言其部道活信顯化這來送葬造墳已畢月明
和尚向壇合掌作禮說偈四句偈云

二十八年花柳債

一朝脫卸無拘礙

紅蓮翠柳總虛空

從此老通長自在

至今阜亭山下有銅柳翠寒古蹟有詩爲證

相宣教苦人自害

遁和尚因色墜色

顯宰寺三陽樓錄

阜亭山青天白日

第二十九卷

終